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习近平主席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一株忘忧草，万家喜眉梢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黄花产业扶贫观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太原1月1日电(记者于振海、刘扬涛)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飘进黄花地里，忙碌一年的农民撂下锄头进入了“冬歇期”，但对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黄花办”主任安一平来说，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培训农户、规划产业、协调资金……安一平已经在为2019年区里黄花产业的发展做打算。

云州区过去叫大同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这里气候严寒，十年九旱，土地贫瘠，是典型的贫困县。近年来，区里决定以黄花为主导产业，带动百姓脱贫致富，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黄花产业发展办公室。

唐家堡村支部书记张顺宝是全区规模种植黄花的第一人。说起黄花他如数家珍，黄花又名忘忧草、金针菜，它与蘑菇、木耳并称为“素食三珍”，自古有“莫道农

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的赞美诗句。张顺宝介绍说，黄花干菜目前市场上能卖到每公斤50多块钱，是当地其他作物收入的几十倍。

云州区农民种植黄花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以前并未形成规模。据当地人介绍，过去种黄花有“四难”：一是收益难，黄花的成熟周期长达3年；二是采摘难，一亩黄花一个农民要摘一个多月；三是晾晒难，需要大量空闲场地；四是浇水难，种植黄花必须要有水浇地。

乡镇干部第一次找到张顺宝要他带头大规模种植黄花时，被张顺宝给顶了回去：“是不是在忽悠我？”但听完政府给出的条件后，张顺宝决心试一试。

当时，云州区举全区之力发展黄花产业，为农户出台了一系列奖补政策：每栽种一亩黄花补贴500元；集

中连片200亩以上的黄花地全部配套水电路；政府出面在全国招聘采摘工；全区中小学操场、有硬化场地的单位暑期为黄花晾晒腾地让路……

2013年，张顺宝流转村里的300亩地种起了黄花，在政府的扶持下，他顺利挺过了最初两年的幼苗生长期，迎来了黄花的盛产期，如今300亩黄花每年能给他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黄花大王张百万”的名号也传扬开来。

在张顺宝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农民开始种植黄花，当地的黄花产业渐成规模。数据显示，2010年以前，全区黄花种植面积不足1.6万亩，而如今已经达到了15万亩，全区156个村几乎村村都种上了黄花。

黄花多了，“黄花办”主任也火了。安一平说，这几年“黄花办”对种植户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农民缺资金，他们就与银行协调推出“黄花贷款”；农民怕风险，他们就向保险公司争取“黄花保险”；农民愁销路，他们就引进黄花加工企业。

“农户人人都有我的电话，问政策时他们喊我安主任，要贷款时他们叫我安经理，请教技术时又

称我安工”。安一平说，农民只要有问题就会来找他，农忙时候的电话天天都被“打爆”。

“能种的都种过了，能养的也都养过了，没想到最后靠黄花发了家。”唐家堡村民唐万过去是一名贫困户，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种了40亩黄花，没想到不但脱了贫，而且靠着种黄花的收入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还给孩子娶了媳妇。

“在我们村，有一批这样的黄花大学生‘黄花媳妇’黄花小汽车‘黄花新房’。”唐万说，黄花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让他们不再为贫困而忧愁。

2018年夏天，云州区举办了首届黄花丰收月活动，一片片黄花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观赏、采摘。瓜园村园沃黄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成说，随着黄花产业的不断升级，他们也在探索研发黄花单编、黄花宴等相关产品，帮助更多农民就业增收。

云州区委书记王凤瑞说，目前全区15万亩黄花中已有5万亩进入盛产期，总产值达到3.5亿元，农民人均增收2000多元，在黄花产业带动下，全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0.57%下降到了2017年底的12.55%，剩余贫困人口在2018年内全部实现脱贫。



乌市：小饽饼 打造大产业

◀ 2018年12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饽饼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分拣刚做出的饽饼。

近日，乌鲁木齐市饽饼文化产业园全面投产。通过“电商+实体”销售模式，乌鲁木齐市饽饼文化产业园建立线上线下全方位营销体系，促进饽饼产品外销。

作为乌鲁木齐市一项民生工程，乌鲁木齐市饽饼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带动1000余人就业，有效助力脱贫攻坚。

新华社发(丁磊摄)

“一边聊着天，一边还赚钱。”在蒲公英收获的季节，80岁的刘玉兰经常到村头的合作社门前，与周边的贫困户、留守老人一起挑拣蒲公英。“一天能赚好几块钱呢。”刘玉兰说。

刘玉兰家住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五峰山街道陈庄村。这里的多数家庭世代以务农为生，但人多地少，单靠土地讨生活，已无法满足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

长清多山，当地不少老百姓常用蒲公英等山野菜做菜、包包子。看到当地山野菜长得比较好，陈庄村党支部书记石英先打起了蒲公英的主意。

在她的带领下，当地成立了长馨绿野种植合作社、山东耕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周边土地300多亩种植蒲公英，开发蒲公英系列产品。

“一年茶叶销售能到10万斤，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石英先说，接下来，蒲公英酒、蒲公英酵素等蒲公英系列产品也将走出研发室进入市场。

找到了致富的新门路，合作社开始带领乡亲们大面积种植蒲公英。时值冬日，在陈庄村的一个个大棚里，记者看到一片片蒲公英长势正旺。

当地村民说，合作社无偿提供蒲公英种子和技术指导，与贫困户签订回收合同，以每公斤3元的最低价收购。如果收成不好，一亩地合作社给1000元保底。

陈庄村贫困户张爱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亩地1年可以长6茬，一茬可生产1500斤左右，年亩产近1万斤。“我这1亩多地1年就能收入1.5万元，不久就能实现脱贫。”

如今，陈庄村及周边8个村的100多户种植蒲公英，解决了126名贫困户的脱贫问题，当地形成了集蒲公英开发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产业链，蒲公英逐渐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致富宝”。

合作社工作人员说，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用、养身保健的食材，适用人群广。未来，合作社还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与医药行业合作，开发蒲公英更多的用途。

“不出三五年，吹散的蒲公英将会变成满天星，散落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带动更多的村庄、更多的贫困户从中受益。”石英先说。

(记者邵琪)新华社济南电

一株蒲公英散开脱贫「满天星」

一根绣花针串起三千脱贫娘子军

冬日的雁门关寒冷异常，但这阻挡不了张淑萍按时到附近的绣坊刺绣。十年来，每天忙完家务就出来刺绣成了张淑萍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些年两个娃娃上学、家里的老人看病，用的都是刺绣赚来的钱。”张淑萍说。

张淑萍是山西省代县正下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代县自古以来便承担着镇守雁门关的重任，历史上著名的杨家将就曾在这里戍边守城。因这里常年战乱不断，人口流动大，历史上女性很少承担具体的工作，因此“男人守边关，女人做绣工”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

雁门关的刺绣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演变，吸收了苏绣、杭绣、晋绣等元素，最终自成一派，并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更好传承、发展。

今年40岁的张淑萍对刺绣并不陌生，“十几岁时就跟着姑姑婶婶们一起绣东西，孩子的衣服、鞋都是自己绣，也没想过这东西会成为赚钱的门道。”在国家大力推动非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张淑萍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在经过正规的培训后，张淑萍的作品很快达到了“非遗”的水准，并广受喜爱。

“最大的绣品卖了2000元，花了一个半月绣出来的，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干起来也顺手，干活顾家两不误。”现在刺绣带给张淑萍的是满满的收获。

出生在民间手工传统刺绣家庭的高凤兰曾被授予山西省刺绣大师的称号。身为非遗传承人的她创办了雁绣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在农村推广、教授刺绣技术。“许多农村妇女打工没时间、务农没条件，而刺绣本来就是赋闲在家的家庭妇女闲暇时间的工作，刺绣不仅提高了她们的收入，也有利于非遗的传承。”高凤兰说。

(记者王劲玉)新华社太原电

天山脚下有个“脱贫托牛所”

哈萨克族牧民木黑亚提祖祖辈辈与奶牛打交道，他不曾想过，变种“养法”竟让他彻底换了“活法”，不但告别了繁重劳作，还悄然摆脱了贫困户的身份，而这些变化都得益于邻居“六六”办的“托牛所”。

天山脚下，美丽的新疆昌吉市阿什里哈萨克族乡努尔加村像一颗绿宝石一般镶嵌在大地上。今年42岁的张峰从小生长在这里，但若是你在村里询问起他的本名，恐怕鲜为人知，因为村民们都习惯唤他的乳名——“六六”。

不过，“六六”这个名字真正变得家喻户晓，是从他在村里创办“托牛所”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起，在努尔加村定居的哈萨克牧民就有养奶牛的习惯，但多以散户为主，加之缺乏饲养技术，牛奶产量少销路难寻。

“六六”意识到，要想不再过穷日子，就要摒弃“散养”的养殖观念，于是有了办“托牛所”的想法。

“就跟托儿所一样，你把牛放在我那儿，牛还是你的，我帮你养，你还能拿200元托管费。”2008年，“六六”走家串户推荐他的“托牛所”，本以为会引起老乡的

兴趣，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靠一己之力说服牧民并非易事，“六六”只能寻求村委会干部帮助。经过村干部的“苦口婆心”，村民这才同意先试用一个月，如果效果好再签合同。

不久后，“托牛所”住进了第一批“客户”：70头奶牛。欣喜若狂的“六六”鼓足了干劲，起早贪黑，精心饲养，一个月下来，奶牛个个膘肥体壮，产奶量竟高出了3公斤。不光如此，他还为首批“入托”的奶农每人发放200元到350元的入托费。

尝到甜头的村民开始对“托牛所”有了信心，一些牧民甚至主动送牛“入托”。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到2009年，“六六”筹资300多万元，将“托牛所”升级为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还专门聘请了饲养营养师，设立了实验室。

通过严格草质、水质、奶质等检测，2013年，这家合作社成为蒙牛“特仑苏”供奶基地。

打通了供奶渠道，牛奶就不愁卖不出去。一些原先对合作社持观望态度的村民，这下总算吃了“定心

丸”。一时间，送牛“入托”的情景在村里随处可见。为了给村民提供更多选择，“六六”鼓励大家把牛寄养在合作社当“甩手掌柜”，更欢迎牧民进合作社上班拿两份收入。

这几年，木黑亚提和他的儿子都在合作社上班，除去托管费之外，两人每月收入相加近万元。“以前养牛辛苦，还赚不上啥钱，现在在工作体面了，收入也有保障。”

如今，“六六”的合作社已吸纳牧民380户，存栏奶牛2100头，年产鲜奶7500多吨。据了解，2017年努尔加村人均收入16800元，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合作社的拉动。“六六”说：“以后还计划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加工厂，走种养销一体化的发展路子，给老乡脱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做强合作社助力产业扶贫，如今这样的脱贫形式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已形成规模。截至目前，当地已发展国家级示范社19家、自治区级示范社224家、州级示范社302家。

(记者郝玉、郭燕)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扶起村集体，靠山村有了“新靠山”

新华社哈尔滨1月1日电(记者杨思琪)数九寒冬，黑龙江省绥化县靠山乡山村的幸福大院里暖意融融。年过七旬的老人吴振清和老伴儿，还有前来串门的老邻居，一起盘坐炕头唠着家常，满脸笑意。

这是吴振清搬到幸福大院的第四个年头。吴振清说，以前住泥草房，“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都得用盆接着。”没想到，享受到国家扶贫好政策，通过宅基地置换，老两口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吴振清还把家里的12亩地流转出去，每年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再加上村集体种植黏玉米，每年可享受1200元的分红，老两口不仅脱贫了，还过上了幸福日子。

靠山村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南麓，家家户户靠种田为生，是典型的农业村，曾被评定为省级贫困村。靠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志强说，村子地处诺敏河末梢，一到春耕时节，上游用水量太大，水很难流下来，村民靠井水灌溉，水田常常“喝不饱”，产量低。

2016年春天，天气干旱，打下去的井不见水，眼看8000多亩稻田要“渴死”，村民们很是着急。靠山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陈华和村干部立即联系县水利部门，几经周折请来水利专家到村考察，重新规划引



▲陈华(右二)和驻村工作队队员、贫困户一起在温室里给花盆装土，为育种做准备(2018年12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水路线，让稻田及时喝上了“救命水”。

“这几年有了稳定水源，一亩地产的水稻从原来的800斤增加到1000斤，品质也提高了一大截。”曾经的贫困户田德红鼓了腰包，辍学半年的女儿也重

精准脱贫攻坚战 进行时

特约刊登 碧桂园集团



扫描二维码关注“碧桂园”微信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号

